

亲戚们谈论的事情

现在亲戚们都在谈论怀情的事情，他们就站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一堆健康而丰满的声音忽高忽低的，说到怀情怎么抢下珠珠手里的那瓶农药，说到怀情怎么将那瓶农药一饮而尽时，姑妈、大嫂，三姐都失声呜咽起来，其他的人也纷纷掏出手帕在眼角周围抹来抹去的，这时走廊上的噪音达到了高潮，那个被他们称作烂货的年轻护士从值班室冲出来叫喊道，安静，安静，你们不知道这里是病房吗？

大家当然都知道这里是病房，但是当你听说了怀情的事情，当你知道怀情是个多么善良多么可怜的人，当你知道怀情喝下那瓶毒药意味着什么，你又怎么能安静下来呢？

怀刚来了，怀刚魁梧敦实的身影一出现走廊上便真正安静下来。亲戚们的目光像乱箭般地射向怀刚，那两个可恶的肇事者之一。怀刚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尖利的目光，他突然驻足不前，抓了几下耳朵，眼睛朝走廊尽头的那堆人瞄了一眼，很快就躲闪开了。走廊里一下子安静得出奇，大约过了十秒钟左右，猛地听见怀刚大声吸溜鼻子的声音，怀刚横着挪动了几步，对准墙角的痰盂吐了几口唾沫。

怀刚这么做并不能逃脱什么，他手里提着的一兜水果对于这出悲剧也无济于事。亲戚们都注意到了他手里的一兜水果：六只苹果，七只或者八只桔子。三姐首先忍不住地冷笑了一声，说，现在知道给怀情送水果了？他什么时候把怀情当人了？就是一颗苹果核也要留给珠珠吃呢。

怀刚朝三姐瞪了一眼，但那种威胁不像以前那样吓人了。其实怀刚很心虚，这从他红一阵白一阵的脸色上就能看出来。怀刚提着一兜水果往前走，脚步是迟迟疑疑的，他想在亲戚们的眼皮底下闯进怀情的病房，他想这么做，但这明显是办不到的、姑妈一把就抓住了怀刚的胳膊。

到底怎么回事？姑妈说，你给我把事情说清楚。嗯？怎么回事？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

知道了还问？就那么回事。怀刚说。

怎么回事？你跟珠珠吵架，她拿农药是吓唬你，你怎么能让怀情喝？嗯？怎么让怀情喝？

不是我让她喝，是她要喝，她从珠珠手里抢过去的，对你们讲过多少遍了，你们还弄不清楚，耳朵里塞了屎啊？

我们耳朵里没塞屎，我看你脑子里倒是长了屎。难道你不知道怀情那个人，她巴望你们小夫妻好，为了你她什么事都肯做，你就看着她喝？珠珠就看着她喝？嗯，你们还是人吗？

对你们讲过多少遍了？我没想到！我跟珠珠吵架与她有什么相干？我没想到她真喝，我抢下瓶子她已经喝了一大半，我又抠不出来！

三姐推开姑妈冲到前面来了，三姐用颤抖的食指指着怀刚的鼻子骂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，说什么与她有什么相干？亏你说得出口，爹妈死得早，你就是怀情拉扯大的，没有她就没有你，你说出这种话，你的良心不是让狗吃了让什么吃了？

什么狗呀猫的，那些事跟这事有什么相干？你在这里哇啦哇啦叫什么？脑子里有屎啊？

大嫂推开了三姐，她轻轻拍了拍三姐的肩膀说，别生气了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生气也没用，指望怀情好了才是真的。大嫂叹了口气又转向怀刚，她说，怀刚，你这个态度不对，出了这样的事，家里人说你几句也是应该的，怎么说你也有责任，那农药瓶上画着骷髅头呢，你无论如何不该让怀情喝的。

我让她喝的？越说越滑稽了，要我说多少遍？我拦不住她，我抢下瓶子她已经喝下去啦。

也没说是你让她喝的，不过你这么个壮小伙子，怎么也该抢下瓶子的，你力气大嘛。

好了好了，我跟你们说不清楚，我也不想说，你们不是说我让怀情喝了农药吗？别在那儿摇头，别给我假惺惺的，说了就说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认罪，我现在给你们偿命，你，怀珍，你现在给我去拿一瓶毒药来，去找你药房的朋友要一瓶乐果来，我喝给你们看，我让你们舒心，我不喝就不是人，我不喝就是王八蛋。

亲戚们突然鸦雀无声，他们箭矢般的眼光被怀刚的怒火折断了几支，慢慢弯曲和碎裂了，他们不再逼视怀刚。只有三姐不依不饶地嘟囔了一句，珠珠不让你喝你会喝吗？三姐的声音很轻，但大嫂还是及时地捏了捏她的手，捏手的暗示再明显不过：不要火上浇油。

走廊里的嘈杂声再次引来了值班室的干涉，被视为烂货的护士又出来了，你们要喝什么？喝什么？要喝什么去冷饮店喝去，不要在病房外嚷嚷！她愤愤地摇晃着手里的——瓶药剂说，这哪儿是病房？这是菜市场！

只有服毒的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

先看看怀情的脸，那张比实际年龄更显衰老憔悴的脸现在像涂上了一层蜡，鼻孔里插着两根细橡皮管，再看看怀情脸上的表情，现在怀情的表情其实就是没有表情。

二姐握着怀情的手，怀情的手冰凉冰凉的，手背上还残留着冻疮的痕迹，而五根手指上被刀割破或洗衣粉浸坏的皮肤看上去酷似石头的纹理。二姐握着这样一只手，想起他们兄弟姐妹凄苦艰难的童年生活，想起怀清几十年来为这个家庭所做的一切，她的眼眶里便长出两颗珍珠般的泪滴，一颗滴在怀情的手背上，另一颗后来自己消失了。

二姐说，怀情，你怎么这样傻？你让他们去打去闹好了，你不是不知道怀刚，他打珠珠一下会让珠珠打他十下，他不是不知道珠珠那人，她真敢喝那瓶农药？她就是真喝了也是白喝，死了也是白死，凭什么你抢过来喝，你的命就这么贱吗？

怀情说，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不要听他们吵，他们一吵我的脑袋就疼得厉害，像是要炸开了一样，听他们吵架不如让我死了。

二姐说，那你就走开呀，离他们远远的，你也犯不上去抢那瓶农药喝。

怀情说，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讨厌珠珠的脾气，人不可以那么凶那么自私的，不可以动不动就拿个农药瓶吓人的。

二姐说，你也说讨厌珠珠的脾气了，那你干什么要替她去死？

怀情说，我不是替她去死，我是想让珠珠有个教训，人不可以拿死去吓人，你们不知道，一点也不知道，我快死了，这回进了医院就出不去了。

二姐捂住怀情的嘴叫起来，别胡说，医生说你胃里的农药全都清洗干净了，没有危险，听见了吗？不准你胡思乱想。

怀情微笑了一下，她抬了抬手掌，示意二姐松开她的手，二姐就松开了手，怀情把鼻孔中的输液管移动了位置，脸微微转过去，她说，你捂着我的嘴，我透不了气，死了似的，怀刚是不是来了？你们别骂他，他没有什么错，他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怀刚，可怜的怀刚，你让他进来吧。

不让他进来。二姐却愤然地站起来，她走到门边，随时准备阻挡怀刚的进入，二姐说，他还有什么脸来见你？他要进来就让他跪着，让他一路跪进来！

或许是过于冲动了，二姐的嗓音听来有点歇斯底里，病床上的怀情被吓了一跳，而病床旁的输液瓶也在挂架上当当撞了两下，怀情看着输液瓶在挂架上摇晃着，突然莞尔一笑。

你笑什么？二姐不解地问。

我没笑。怀情轻声说，我笑了吗？

二姐不知道怀情心里在想什么。

怀刚才不会在这群妇人面前跪下呢，怀刚只是蹲在她们面前。他看见她们的手指在自己头顶上拖指戳戳的，他忍受这种指戳并非因为甘心听从妇人的絮叨数落，只是他觉得有点疲劳。当那些手指在头顶上活动得过于嚣张时，怀刚就猛然挥手朝它们拍去，他看见妇人们立即缩回了各自的手指，就像躲避马蜂的螫咬一样敏捷，怀刚的嘴角不由得浮出一丝狡黠的笑意。

你以为怀情不结婚真是她嫁不出去吗？三姐说，还不是为了你？她怕你照顾不了自己，她要等你成家立业了再离家，这一等等的多少年，白白地把自己耽误啦。

耽误什么呀？现在西方流行独身主义，有六十岁女人都没结婚的，怀刚鄙夷地仰起头说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懂个屁！屁！

话不能这么说。大嫂频频摇头，她说，谁都知道怀情为你这个弟弟作了牺牲，就说她现在睡的阁楼吧，又闷又小，哪能住人？还不是让你和珠珠能有个好婚房嘛。

北屋也能住，她非要睡阁楼我有什么办法？她非要像老鼠似地躲在那儿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
你说怀情是老鼠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！姑妈的手指再次忍无可忍地指到了怀刚的额头上，怀刚朝她翻了个白眼，但他似乎懂得姑妈是个长辈，所以他的有力的手掌只在膝盖上磨了几下，他朝左右两侧转动着脑袋，让那根手指无法触及自己。怀刚能闪避姑妈的手指，却无法闪避姑妈的言语。姑妈说，良心让狗吃了？嗯？你忘了你的小命都是怀情从河里捞上来的，嗯？你忘了你小时候大家叫你小阎王，满世界找不到一个比你更淘气的孩子，还是冬天腊月呀，你坐着那该死的滑板车哧溜一下就窜进河里去了，你倒是知道喊救命，谁救了你？还是怀情呀，可怜怀情还不会游水呢，三步两步就扑进河里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蛮力，反正就是把你捞上来了。等我们赶到了，看见她紧紧地抱着你坐在地上发抖，可怜她的头发都给你抓掉了好多，她的棉袄袖子也给你扯掉了，怀情那孩子从小就懂事呀，我们一到她就嚷嚷说，给弟弟熬姜汤，给弟弟熬姜汤，她还舍不得那半截棉袄袖子，让我们去把那袖子捞回来。

姑妈的声音这时候噎住了，走廊里的亲戚们鸦雀无声，又有人开始吸鼻子掏手绢，他们的目光也再一次集结起来，像乱箭一样射向怀刚。

怀刚仍然蹲在地上，但你能清晰地听见他的呼吸慢慢急促粗重起来，他的脑袋不安地扭过来又扭过去，这有什么？她掉进河里我也一样会救她的。怀刚讪讪地笑了一笑，但你从他脸上已经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不安，怀刚站起来，眼睛看着墙说，怀情她现在没事吧？没有人回答他。怀刚的眼睛茫然地扫过亲戚们，又盯着病房的门说，水果是珠珠买的，她想来我不准，我让她过几天再来。还是没有人接过怀刚的话茬，但亲戚们现在似乎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局面，他们互相交流着目光，姑妈首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她想对怀刚说什么，一块手帕被她捏紧了又松开，她想说什么的，但突然又有一股什么火气窜上来，于是姑妈斜脱着侄子，只是在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
怀刚不想对亲戚们说什么了，他来医院不是为了跟他们说话的。怀刚去推病房的门，门却关紧了，他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，望见的是二姐怒气冲冲的脸，那张脸贴在玻璃上，故意遮挡怀刚的视线。怀刚只是从二姐的耳垂下看见了怀情的病床，看见怀情的一堆散乱枯黄的头发，它们像一堆枯草堆在雪白的枕褥上。

我来了，让我进去。怀刚敲着门喊。

你回去，怀情不想看见你！二姐在玻璃那侧尖声说。

让我进去，怀刚用水果兜击打着病房的门。

你还有脸来见怀情？她刚被抢救过来，你还想来要她的命吗？二姐的嘴离玻璃太近，她说话的热气很快就使玻璃上凝了一层水珠，因此怀刚后来只看见二姐的两片模糊的急速抖动的嘴唇，二姐说，你要是真有那份心，以后别再把怀情当佣人支使，别让珠珠再骑在她头上，现在别来伤怀情的心，她不想看见你！

怀刚看不见病床上的怀情，也听不见她的声音，他想撞门，但医院不是一个适宜于撞门的地方，怀刚对着门喊了一声，怀情，我来了。怀刚这么喊了一声就愣在那儿了，他依稀听见走廊上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刺鼻的异味，他的两侧鼻翼紧张地收缩，再放松，那股异味让怀刚想起了那只可怕的农药瓶，怀刚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他听见走廊上回荡着那个尖厉的声音：不想看见你。

不、想、看、见、你。

怀刚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。怀情的声音和二姐的声音听来是极其相似的，所以怀刚无法分辨那是怀情的声音还是二姐的声音。

我想见怀刚，你为什么非不让他进来？怀情虚弱的目光落在门玻璃上，玻璃上现在像蒙了一层雾，怀情其实什么也没看见。

你有胃口见他，我还没这个胃口呢。二姐坐到床边说，这回让他好好清醒一下。

又不是他的错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不想说这事，可现在看来不说不行了。

说什么事？你别吓唬我。

我这回真的出不了医院了，过几天我要转到肿瘤病房去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得了肝癌，去年就查出来的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本来就活不了几年。

你别吓唬我，怀情，你要吓死我了。

我为什么吓唬你？你们不知道，我这样快死的人最恨别人拿死来吓唬，我恨珠珠，她活

得那么好，还怀着孩子，她凭什么拿着农药瓶来吓唬人？）

二姐木然地瞪大了眼睛，眼睛里又有珍珠般的泪滴在生长，很快就长圆了，很快就无声地坠落下来。

她活得好好的，不该拿着农药瓶来吓人，你们不知道，快死的人最怕说死，你们不知道快死的人，快死的人最恨别人说死这个字。

二姐抹了一把泪说，你不该瞒着我们，你不该再做怀刚他们的佣人的，前几天我还看见你在给他们洗床单，你怎么还给他们洗呢？

反正洗不了几次了，等我死了让他们记得我的好处，我这大半辈什么也没有，落下的也就是这好人的名声，还有什么呢？

二姐抱住怀情呜呜地哭泣起来，二姐一边哭一边说，你是累出来的病，你是让他们气出来的呀！怀情任凭二姐摇晃着她的身体，现在她随便二姐怎么说了，她已经无力去更正或澄清别人对自己的说法，还有别人对别人的说法。怀情现在对一切无动于衷，她觉得疲倦极了，她觉得自己的心突然变成了一个黑洞，她觉得自己该安静地睡上一觉了。

后来二姐蹑足走出了病房，她捂着脸站到亲戚们中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三姐扒掉二姐的那只手，看见她的眼睛肿得像两颗核桃一样，闪烁着一种紫褐色的光。

二姐不说话没什么，二姐一说话走廊上便再次嘈杂起来，起先是三姐呜呜地哭，很快亲戚们尤其是几个妇人都哭开了，哭声中还夹杂着其他人七嘴八舌的疑问。有人想进病房去安慰怀情，被二姐坚决地拦住了，二姐说，谁也别去吵她，她大半辈子从没睡过午觉，现在让她好好睡个午觉吧。

亲戚们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是那个烂货护士砰地一声出来了，她像一只鞭炮砰然炸响，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，现在又没有死人，你们哭什么哭？她说，要哭丧就到太平间去哭。

烂货。姑妈低档地骂。

烂货，你们家才死了人呢！二姐却朝烂货吐去一口唾沫。

走廊上的这群人几乎同时扭过脸直视着那个年轻护士，现在他们的目光又一次组成了箭阵，那么多目光乱箭般射向一张故作镇静的脸，年轻护士也许感觉到了某种疼痛，她张大了嘴在走廊另一端站着，忽然一转身就溜走了。

欺软怕硬的烂货。姑妈鄙夷地说。

这群人中间还数二姐最冷静，二姐后来看见窗台上的那些水果，便想起了怀刚，二姐说，吔，怀刚呢，他人呢？

表嫂说，走了，你不让他进去，他就走了。

二姐数了数兜里的水果：六只苹果，七只桔子。二姐说，哼，这些烂水果抵得了怀情的一条命？

二姐说着说着就不冷静了，她的眼泪又像珍珠般地嵌在眼眶里，最后她用一种严肃的语气对亲戚们说，谁也别去告诉怀刚和珠珠，他们的良心让狗吃了，别让他们觉得怀情白死了，别让他们觉得自己脱得了干系。

怀情喝了农药，他们脱不了干系，其实这也是亲戚们一致的看法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